曾侯乙墓漆箱“武王伐殷”星象图考

钟守华

（上海　200090）

摘要：运用出土文物和文献、实际天象相结合的考证方法，该文对曾侯乙墓漆箱E.66和E.77三个侧面上的天文星象图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三个侧面上绘有：鹑火张星、日在箕星、天驷房星，并与《国语》载伶州鸠所述“武王伐殷”的星象有关。

关键词：曾侯乙墓；战国时期；天文考古

中图分类号：K8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27(2002)02-0069-05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编号E.66）盖上绘有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象，学术界对它的认识比较一致。[1]但是，对其三个侧面（两端和南侧面）上绘有的天文图象的研究不多，且有着不同的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墓所出的五件漆衣箱中，只有漆箱E.66和E.67在整体上有着相同的图象分布：均为箱盖上有不同的图象，一个侧面无图象纹饰，另三个侧面上却有着部分类似的兽形或星点等图象[2]。本文认为，这两个漆箱三个侧面上的图象含义有相互联系之处，有可相互说明的线索，试图结合古文献和实际天象，进行比较研究，从而说明这两个漆箱的三个侧面图象与《国语·周语》所载“武王伐殷”星象有关。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1. 西侧面：鹑火张星

漆箱E.66西（端）侧面图象（图一，1），分三区：左区有上、中、下三星；中区为主区，画有一尖首四足长歧尾，体呈上小下大似梨形的动物图象，在其前两足的上方各有一星，体腹中有一星，后两足的下方及歧尾处各有一星；右区上方有一星。

对于中区的动物图象有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可能是蟾蜍[3]，另一种意见认为似大龟，可能是表示西方鹑宿星象的鹑觜[4]。但是，从这一图象呈尖首、长歧尾、梨形身来看，与蟾蜍和鹑觜又有不似之处。因而，需要对这一具有先秦时代特征的动物图象构形重新认识。

从整体上看，西侧面图象中有两个需要加以注意和思考之处：其一，从分划左、中两区的隔线纹饰如同一昂首长尾而顶天立地的鸟形来看，似乎提示中区图象可能为天鸟之形；其二，

收稿日期：2001-01-11

作者简介：钟守华（1949年10月出生），男，江苏建湖人，上海浦东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李约瑟文献中心科普部主任。

在这一可能为天鸟之象相对应的上方，即在箱盖西方近边处（因箱盖呈拱形，侧面可观）绘有一个填实的火形符号，这一醒目的火形纹与鸟象似乎有联系（火形纹与鸟象在漆箱E.67的西侧面上即被绘在近相邻），可能进一步暗示西侧面中区图象为南方朱雀、天文十二次之一的鹑火星象。南方朱雀，是中国古代天文划分周天星空为四象中的一个天鸟之象，其间的星宿又被分为鹑首、鹑火、鹑尾三次。对于南方朱雀在先秦时的具体形象及其变形，还是一个有待认识的问题。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谈到天文四象时称："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谓鸟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天文家乃取象于鹑，南方朱鸟七宿曰鹑首、鹑火、鹑尾也。"《尔雅》郭璞注："鹑，鸟名；火属南方。"

无独有偶，在另一漆箱E.67的西（端）侧面图象（图一，2）上，正好绘有两只写实的鸟形，而在两鸟的下方各有一个醒目的、如山字的火形符号。由此可见，鸟象与火形纹在绘画者的整体构图中确实有联系，也可说明漆箱E.66西侧面中区可能为鸟象并与其上方的火形纹联系，从而为理解西侧面图象的含义提供了释读的线索。

比较之下，漆箱E.66西侧面中区的动物图象与E.67上写实式的鸟形有不同，但仍有着某些神似之处：尖首示鸟嘴，梨形为鸟身，歧尾犹如燕鹊尾，又与秦汉画像砖上朱雀之象的长歧尾相符[5]。问题是，两鸟翼怎么被古人视为两足形呢？这确实是今人解读此图象的一个难点。然而，曾侯乙墓中众多的神奇绘画品为人们理解古人的构图思维提供了可借鉴的案例。值得人注意的是，在同墓所出的一件马胄上，绘有龙、鸟等图象，其中就把鸟绘成为"鸟首龙（蛇）身，首向下，身蟠曲，身的末段渐渐收缩成细尾，尾部开叉。"[6]即为尖嘴、四足形、歧尾状。可知，在这里，鸟的两翼即被绘画者变形绘为两足形。与中区动物图象相似，《金文编》收有金文中如鸟形字（图一，3），其字形含有鸟首、四足和歧尾状，即鸟翼也被抽象为两足形。另外，《山海经》中也载有四足鸟的传说，《山海经·西山经》："翠山，其鸟多鹦，其状如鹊，赤黑而两首四足，可以御火。"由此看来，漆箱的绘画者有把鸟的两翼抽象（神化）绘为两足形的缘故。

对中区动物图象的认识，有助于对整个图象中相关星象的辨识。漆箱E.66西侧面中区动物图象可能为先秦时南方朱雀之象，其与火形纹相联系又可能暗示为鹑火之次。如此，在中区鸟象周围绘有的六星就可能为鹑火张宿六星。鹑火之次包括中国古代二十八宿中的柳宿、七星宿和张宿。张宿为鹑火之次中的第三宿，有六星，其构形可表示为：中间四星相连为菱形，两边各连有一星如张翼。《史记·天官书》："张，素，为厨觞客。"《索隐》："素，嗉也。"《尔雅》郭璞注："嗉者，受食之处。"《旧唐书·天文志》："张六星，中央四星为朱鸟嗉，外二星为翼。"中区鸟象腹中一星与外三星象征鸟受食之处，受西侧面尺寸所限，象征两翼的两星则被移绘到前两足（翼）的上方。另外，左区三星可能与张星上方邻近的酒旗三星构形相对应，而右区一星则与御女一星相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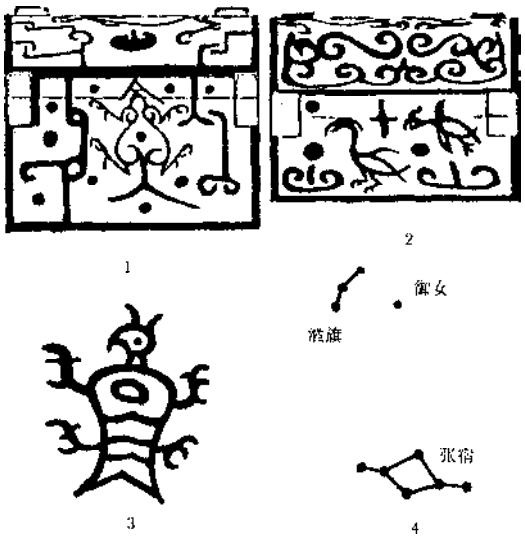
对照张宿的实际天象（图一，4），可见，西侧面的星象与鹑火之次的张宿及其附近的酒旗、御女，在星数上相同，在构形上大体相符。因此，从整体上看，漆箱西侧面纹饰可为鹑火张宿图象。

2. 东侧面：日在箕宿

漆箱E.66东（端）侧面图象（图二，1），分三区：左区画有一弯钩手纹，在弯钩手纹的上下方各有一星；右区图案与左区对称而一致；中区为主区，上部为两个十字纹，中部为围着一星的火形纹，下部为两个左右反向的角尺纹。

有学者把中区的火形纹与其中一星释为大火星（心宿二），又与其左右两星一起释为心宿三星，左下一星和右下一星分别释为房星和尾星，并认为两个十字纹象征着大火星的出没[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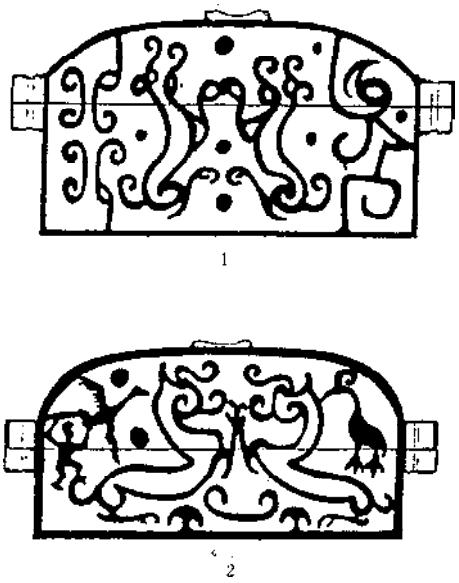
这一种意见，忽略了中区下方两个反向角尺纹的存在，也没有把中区图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在漆箱其它两侧面的中区均为一个整体图象）。从整体上来看，中区图象如" "形，类似古代金文中箕字的写法（图二，3）。中区上方的两个十字纹，可为箕字的偏旁部首；中区下方的两个反向角尺纹，可为箕字的下部笔划，而不可忽略。古文箕字，也有省去中间部分的，为箕字的省体，如在漆箱E.66盖上，箕宿名就被



图一　曾侯乙墓漆箱西侧面星象图及其它

1.漆箱E.66　　2.漆箱E.67

3.金文中的鸟形字　4.张宿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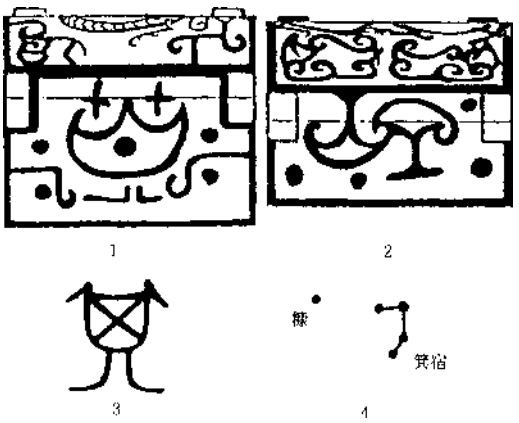


图三 曾侯乙墓漆箱南侧面星象图

1.漆箱E.66 2.漆箱E.67

写为“ ”。在古文字中，草字头和竹字头部首常通假。百草总名为艸，冬生草为竹。《说文》：“竹，冬生艸也。”《集韵》：“簋，《说文‘黍稷圜器也，’古作 。’在古篆文中，就有把箕字的竹字头写为草字头部的[8]。

这样，中区图象从整体上来看，可为一个“箕”字，而且在这一箕字的周围有四星，正好



图二　曾侯乙墓漆箱东侧面星象图及其它

1.漆箱E.66　　2.漆箱E.67

3.金文‘箕’字　4.箕宿示意图

可与二十八宿中的箕宿四星相对应。箕宿，为天文十二次中析木之次的第二宿，有四星，如簸箕形。《步天歌》称箕宿为：“四星其状似簸箕，”箕前一点是糠粃。”《诗经·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而火形纹中的一星正可为箕星前的糠星，《开元占经》引甘氏曰：“糠一星，在箕舌前。”另外，图中分划左右两区的两个钩手纹似绘画者的神来之笔，恰如伸出两手捧着箕形去扬糠。换言之，中区的火形纹就不示心宿之大火，而似太阳火形之日纹，即是一个位于箕字和箕宿四星之中的日纹。综合起来，东侧图象有“日在箕星”之义。

对照漆箱E.67东（端）侧面图象（图二，2），其中区为两个反向相连的火形纹，且火形纹的尖出处均与一横线相连，似金文“旦”的写法，如《金文编》中有：（伊簋），上面似日形初升的火纹，下面示若即若离的大地。《说文》：“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这样，联系到在这一旦见之日纹的下方和右边也有四星相围，可示箕宿四星，则整个图象也有‘日在箕星’之义，从而为理解漆箱E.66东侧面的图象含义提供了一个说明。

对照箕宿的实际天象（图二，4），可见，漆箱E.66东侧面图象示箕宿四星及其附近的糠星，在星数、构形上均与实际天象基本相符。因此，从整体上看，东侧面纹饰可为日在箕星的图象。

3．南侧面：天驷房星

漆箱E.66南侧面图象（图三，1），分三区：左区为四个云纹；中区为主区，绘有前足相抵的两兽，前后足间有纵列四星，左兽背上有一星，右兽背上有两星；右区有一星。

一种意见认为，上述图象中似绘有鸟纹，象征着南方鸟象[9]。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区两兽颇似鹿形，则中区为虚、危两星宿，余示婺女和雷电星[10]。

第三种意见认为，两兽前足相抵间有一未识出之星（此一认识有助于对整个图象的释读），释两兽为天驷，天驷为二十八宿中的一房宿，则纵列四星示天驷房宿，余为驷马房星附近的日星、钩钤、键闭诸星，并认为与实际天象基本相符[11]。本文同意这种看法。

南侧面图象为天驷房星说，也可由漆箱E.67南侧面的图象（图三，2）相印证，其主区图象明显为前足相抵的两驷马之形。而且，在这一漆箱盖上，正好绘有与之相类同的四匹马形，可为天驷房宿四星的一个形象化的说明。另外，在同墓所出的漆箱E.61盖上写有漆书二十字，饶宗颐释为："民祀惟房，日辰于维。兴岁之驷，所尚若陈。经天常和。"[12]其中，就出现了"房"和"驷"的星名。这些图象和文字，都为漆箱E.66南侧面示天驷房星图象作出了支持。

4."武王伐殷"星象与曾国

漆箱E.66与E.67之间三个对应侧面图象的含义相互联系，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在其西、东、南侧面的图象中星与象相随，分别显示为"鹑火张星、日在箕星、天驷房星。然而，联系到漆箱E.66盖上有二十八宿青龙白虎星象，满天星斗，何以只有这三种星象一起出现在同一个漆箱的三个侧面上，其中似乎隐藏有特定的意义。古文献记载表明，这三种星象的出现与历史上西周兴国时"武王伐殷"的天象有关。

《国语·周语》载有伶州鸠述周武王伐殷纣时的星象："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韦昭注："岁，岁星也。鹑火，次名，周分野也。从柳九度至张十七度为鹑火。谓武王始发师东行，时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于夏为十月。是时岁星在张十三度。张，鹑火也。""天驷，房星也。谓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津，天汉也。析木，次名，从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为析木，其为汉津。谓戊子日，宿箕七度也。""辰，日月之会。斗柄，斗前也。""星，辰星也。天鼋，次名，一曰玄枵。"其中，指称"岁在鹑火"与张宿相连，"日在析木之津"与箕宿相连，"月在天驷"与房宿相连。可知，武王伐殷之时的主要星象为：岁在鹑火（张星）、日在析木之津（箕星）、月在天驷（房星），三者构成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星象组合。

在漆箱E.66和E.67上还有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即不知何故，两者均有一个侧面无图象纹饰，使人疑惑不解。然而，联系到伶州鸠所述"武王伐殷"星象中还有："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据此，一种可能的解释：这两个漆箱的无图象纹饰的侧面即为"北维"，因"星在"与"辰在""皆在北维"，对此绘图者可能难于绘画加以表述，故借用"以无示有"之法，似以无图象纹饰示有图象之隐意。

在其它方面，饶宗颐曾经从乐理的角度也谈到曾侯乙墓的漆书20文字与伶州鸠话语中其它部分的联系，他认为："古人讨论乐理，必援引天文以为说。伶州鸠云："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所以求天人的同一，从这一段文字可明白它的道理。漆器一方面写二十八宿名目，一方面说"经天常和"，意思是说天上星宿各得其所，乐律上的正变亦得到和谐，如是则"人神以合，数律以和。""[13]两者之间的联系引人深思。

近年来，《夏商周断代工程》把"武王伐殷"天象列为专题研究，专题研究学者考证认为：伶州鸠所述天象是武王伐殷时留下的天象实录[14]。

综上所述，漆箱E.66和E.67三个侧面的图象含义所指，与"武王伐殷"星象中的岁在、日在、月在这三个主要星象相对应，宛如"武王伐殷"星象的一个组合式的图解，也印证《国语·周语》载伶州鸠所述之语流传有信，从而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这些漆箱星象图的出现，及其和"武王伐殷"星象的联系，似乎与曾侯乙墓的主人有关。关于曾侯乙墓的主人，目前学术界多数意见认

为是姬姓曾国的君主,为周朝分封的同姓国,与周王室有较近的血缘关系[15]。

周王室的后人曾国之君,可能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在随葬品上绘有与“武王伐殷”相联系的星象纹饰,来追忆先祖的开国历史,以寄托亡者对先祖的认同和归宗。在漆箱E.67南侧面(图三,2)左上角,绘有正在展翅的飞鸟,鸟翼前有两星,星空鸟翔,揪住鸟尾的一人如同追忆者的化身,其跃跃然状,犹似画外有语:“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离骚》)“魂兮归徠,凤凰翔只。”(《楚辞·大招》)

注 释:

[1] 王健民、梁柱、王胜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象》,《文物》1979年第7期。

[2][3][6]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4][7][10] 冯时:《中国早期星象图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

[5]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8] 王弘力主编:《古篆释源》,辽宁美术出版社,1997年。

[9] 黄建中、张镇九、陶丹:《擂鼓墩一号墓天文图象考论》,《华中师范学报》1982年第4期。

[11] 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箱房星图考》,《自然科学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2] 饶宗颐:《曾侯乙墓匜器漆书文字初释》,《古文字研究》第十辑,中华书局,1983年。

[13] 饶宗颐:《曾侯乙墓漆器上二十文释——论古乐理与天文之关系》,《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

[14] 江晓原、钮卫星:《国语》所载武王伐纣天象及其年代与日程》,《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4期。

[15] 谭维四:《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On Astronomic Paintings“King Wu's Conquest over Yin”on Lacquers from Tomb of of Marquis Yi of Zeng States

Zhong Shouhua

(Center of the Literature of Joseph Needhem,Pudong Cathay Research Academy of Social Development, Shanghai 200090)

Abstract: By referring to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ancient documents and astronomic phenomena in practice,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celestial bodies, painted on three side walls of lacquer chests E.66 and E.77 from the tomb of Marquis Yi of the Zheng States, to be “the Zhang Mansion”, “the Ji Mansion” and “the Fang Mansion”. These astronomic paintings are related to the astronomic phenomena of “King Wu's conquest over Yin” stated in Guoyu.

Keywords: tomb of Marquis Yi of the Zeng st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stronomic archaeology

(责任编辑:笪浩波;校对:魏渝)

○ 新书简介

《宜都城背溪》

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考古发掘报告集《宜都城背溪》已由文物出版社于2001年12月出版。订价:260元。这本报告汇集了1984-1986年间由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地区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单位联合发掘的宜都城背溪等12处遗址的发掘资料。整个发掘工作主要涉及新石器时代的城背溪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两种文化遗存,还包括一部分夏、商和少量西周、东周、汉、晋等时期的遗存。城背溪等遗址在鄂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十分重要,其发现将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提早了一千多年,为寻找大溪文化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本报告的出版对于研究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资料。